

晚风·龙光塔

## 在无锡品尝三白酒

| 彦先文 |

裹着初秋的余热，我们都已年过七旬的兄弟三人，从成都到苏州祭祖。机场在无锡硕放，来去都要经停那里。何况无锡还有那么多友爱的宗亲，以前每次都是要相聚的。阔别三年了，很是思念好客而盛情的无锡宗亲们。所以，在他们的安排下，今年又见面了。

秋夜，天空上镶嵌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古运河上飘来几艘彩灯四射的小船，从流光溢彩的清名桥下缓缓驶过。远远望去，运河两岸的江南人家，挂上一排错落有致的红灯笼，映照在静静的河水里。我的心骤然生动起来了。

临河边一家餐馆的二楼，十几位热情的宗亲和远道而来的我们一片欢声笑语。圆桌上早已备齐了各类佳肴。精致的无锡本帮菜是不可不吃的，它们色彩斑斓，别具一格：且不说微甜而脆香的太湖醋鱼，也不说闪现出天然红黄绿色的什锦凉菜，仅仅因为那青炒虾仁，就是去壳的太湖白虾，在姜葱蒜的陪衬下显出的柔亮本色，就赚足了吃货的眼光。至于红烧肉馅面筋，总使我想起川菜的红烧狮子头来；更不必说鲜美异常、香气四溢的腌笃鲜了……看来，这真是一个大开眼界、大饱口福的美好夜晚啊！几十年吃遍了川菜的我，面对这一席别致的无锡佳肴，每尝一口，总觉得相见恨晚。

最令人意外的是，此行终于喝到了久闻大名的无锡米酒！

圆桌中央，摆放了两盒深蓝

色精致的“顾野王酒”。东道主建明和忠轩，一人拿起一盒，开瓶上酒。饮者的分酒器里，五十三度的酒如纯净水一般透明，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米香。品一口，清冽怡畅，回味微甜；再一口，米香醇厚，鲜美悠长。这便是江南的米香型白酒么？多少年来，喝惯了驰名中外的川酒，大都是浓香型之类的。而这米香型白酒的入口，远没有川酒浓烈，口感绵柔而且清香，让人想起了吴侬软语。在吞下去瞬间的那种回甜，携了米香的酒味，悠悠地、亲切地进入肠胃。好几杯下去，呵呵，人便兴奋起来了！喝江南米酒，如看江南春色，借用韩愈诗：头几杯，“天街小雨润如酥，草色遥看近却无”；一瓶终了，“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”。我的心里，便是春暖花开的情景啊！

三巡之后，我查看酒的包装盒。除了简介“江东孔子顾野王”生平外，其中有一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谣。这首五言民谣也有着那个时代诗歌的特色：“郎君爱莲藕（爱怜我），妾自塘边啣。今夜佐夫饮，野王家酿酒。”喝江南酒，喝出了江南历史，怎么也得浮它几大白！

无锡的酒，有着上千年历史！据史料载，自宋始，便有江南人顾克先者，以白米、白云泉水和白曲制作三白酒。“放壁下月余，出之鲜美，名靠壁清”。此后，在太湖平原地区，依靠周边佳泉，酿造出了众多的三白酒。

其中以苏州、无锡、松江和南浔等地最为有名。至明清时期，顾氏三白酒因其米香醇味，鲜美清冽，已然成贡品上奉朝廷。而无锡的“慧泉醇醪”则属三大名酒之一。

三白酒因白米、白水和白曲而得名，历久不衰。这与其用料讲究、灶具独特和工艺精细有很大关系。上等糯米和白曲，佳泉白水，特制陶缸，缺一不可。在制作上，选节气，选熟练工，选存放时间等等，“久酿而成，极其郑重”。明代进士、文史学家王世贞认为，太湖地区的三白酒，皆借鉴了无锡传统的酿造方法：“出吴中，大约用荡口法小变之，盖取米白、水白、曲白也。其味清而冽，视荡口稍有力，亦佳酒也”。并盛赞顾氏三白酒：

“顾家酒如顾家妇，玉映清心剧可怜。嗣宗得醉纵须醉，未许狼藉春风眠。”明代著名文学家梅鼎祚写无锡三白酒诗云：“慧泉三白酒初开，橘绿橙黄蛤始来。自是吴侬风味在，排当箫鼓送星回。”清初诗人、陕西孙枝蔚更是直截了当：“老夫不悔长为客，江南三白酒天下稀”。

品无锡三白酒美酒，尝太湖三白酒美食（白鱼白虾银鱼），此乐何极！回到成都月余，我时时惦念无锡的山水和宗亲和，惦念见不到的江南三白。都说“老不出蜀”，那是过去，是以前。无论如何，无锡是一定要去的。原来是为了祭祖和看望宗亲和，今后还多了一份牵挂——三白酒。

忆旧·古运河

## 衣柜关情

| 张言奎文 |

记得童年时，我们家第一件正式的家具，不是桌子，也不是椅子，它是父亲亲手打造的衣柜，因为它，令我对父亲产生深深的崇拜之情。

前几日，因事回了趟老家。当我止步门前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秋荒景象，枯黄的杂草东歪西倒，无限凄凉。在一块红色砖头下取得锈迹斑斑的钥匙，开门而入。

门在几声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中被推开，一束束阳光隔窗而入，蜘蛛网错乱横生，岁月积攒的尘埃，在此时的光下狂乱飞舞。自父亲去世后，这个家便不再是家，这里已很久没有人照料打扫了，顿时心生感慨。

我从屋子外面寻得一破旧不堪的扫帚，第一次真正以屋子主人的身份尽一份义务，扫得那么认真！

“砰”的一声，房间衣柜的一扇门被轻轻一碰便脱落在地，想必它已是风烛残年，岁月也一点没有饶过它，凝望着眼前的衣柜，让我想起童年时的事。

小时候的一天，父亲拉来整整一平板车的木料板，三下五除二便堆满了门前，我好奇地跑到父亲面前：“爸爸，你真能把这些木板能做成衣柜吗？”父亲将手在自己衣服上擦了擦，然后用力捏了捏我的鼻子说：“放心吧，爸爸跟木匠李大爷学会了方法，今天就给咱们家打一顶衣柜。”

李大爷的木工手艺，在我们村可算是首屈一指的，但凡谁家的板凳、桌子需要修理，只管拿到李大爷家，李大爷常常是举起锤左敲敲右敲敲，没几下就完好无缺。

父亲之所以会跟李大爷学习木工，并不是想当一木匠，全是拜我所赐。记得有一天，我央求父亲陪我玩捉迷藏，为了能躲得严实，我一溜烟地钻进房间的衣柜里，只听“砰”的一声，衣柜的一只脚被我压断了。这老式衣柜是爷爷的爸爸传下来的，上面雕刻着很多栩栩如生的图案，算是我们家的老古董。

母亲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，就与父亲商量，把家里的那几根粗粗的木桩改料成板块，去村头的李师傅家做一顶新的衣柜。于是父亲把木桩装上平板车后，我非要跟在后面帮忙推车，那时我只是凑热闹而已，由于跟不上父亲的大步向前，几次都被甩得老远，后来父亲索性把我抱上车。

看着师傅将一根根粗粗的木头卡放在机器上，然后推向正在转动的超大锯齿轮，木头很快被那个带齿的轮子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。接着一块块木板便堆满了车。

等我们推着车赶到李大爷家时，李大爷家的院子里堆满了桌子、板凳、柜子……父亲给李大爷递去一支烟，寒暄了几句，由于李大爷近期货头上的活很多，让我们暂且将木料放在院内的角落。

父亲下田回来的某一天，母亲催促着父亲去李大爷家看看打衣柜的进展如何，一去不要紧，父亲倒成了李大爷家的义工了，父亲说给李大爷帮帮忙也能快些轮到给我们家打柜子，于是只要父亲一有空就去李大爷家。

开始李大爷极力反对父亲的帮助，可父亲为人憨厚实在，硬是要帮助不肯走。

直到有一天，父亲以李大爷徒弟的身份，将堆在我们家门前的一堆木板，在我无限怀疑的目光下竟然合成了一台十分漂亮的衣柜，看着父亲的手熟练地运用钢尺、手工锯、划线笔、木槌……那时，我小小的心灵充满了对父亲的仰慕之情。

如今望眼几天前老婆买的多功能衣柜，可以作为书架，也可以储物，更可以折叠成床。用材都是轻量压缩板的材质，只需要略花时间自己组装便好，省去了大量烦琐的过程。倘若父亲还健在的话，他一定会惊叹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便利，我几度惋惜，在那些条件不允许的日子里，父亲曾为我们家默默吃下多少苦啊！

时代进步了，而眼前这过去时代的旧衣柜，却牢牢承载着我与父亲的那段情！

家庭·广瑞路

## 天伦之乐，堪比蜜浓

| 一鸿文 |

父亲打电话来，问周末是否回来。上周忙碌，这周必须回家。一早让丫头和父亲说，听得见电话那头父亲开心的声音。老年人，没有比子孙常伴更开心的事了。天伦之乐，堪比蜜浓，犹比糖甜。

下午外出早归，就直接去父母家，可以多待一会。一到家，丫头立马扑进奶奶的怀里，母亲笑得一脸花开。

父亲从外进门，丫头缠着比身高。现在孩子营养好，个子已经超过奶奶，快到爷爷鼻尖了。小苗苗茁壮成长，大人最是高兴！

开心的事，还有京京回归。这条京巴狗，从2008年奥运会时进户，相伴相随，狗龄也不小了。半年前突然走失，找了好久不见，生还的希望渐渐破灭，丫头还挺伤心。没想到隔了这么久，被人放在路边，父亲上街凑巧看到。随她回来的，多了一条小狗狗。失踪这么久，又生了狗娃。京京有点陌生感了，不然汽车没到家门口，它就摇头晃脑来

迎接了。母子平安，只是京京老是低吼，小狗也挺凶，或许在外的日子并不好过。丫头抱着小狗玩了一会，恨不得带回家养。

母亲特意买了蹄髈，说丫头爱吃。知子莫如母，我从小爱吃肉，而且肥肉，红烧。为此，母亲烧肉水平也提高不少。有一种爱，叫妈妈烧的菜。这年头，二师兄贵比唐僧肉。我对母亲说不用去买荤菜，自留地的蔬菜就足够。母亲还是说：你们回来开心，总归要买点菜啊！这不，还有河虾、烤鸭。其实，大家也吃不了多少。重要的是一家人围坐一桌，有说有笑的气氛。

最爱父母自己种的蔬菜，一年到头倒也不断。一来是父母的劳动成果，二来口感确实好。母亲说，再过点时间，霜打之后，青菜爽口带甜，味道更美。

父母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自留地可以忙忙，花费手脚却也健身；兄弟姐妹都在身边，有啥事一呼百应；社区活动左邻右舍都很熟悉，交流也是老年人不可或

缺的需要。

母亲提到叔叔不小心摔倒受伤，父亲和伯父送去医院检查还算好，卧床休养。特意去看望，邻居也在，大家坐着聊天。婶婶说叔叔一辈子多难，好多次受伤，好在大家都照顾。爱情或许可以维系多年，亲情却要守护一生。大家庭，更需要彼此包容，彼此关爱，窝里斗最伤人。

邻居也友好，一个离开，另一个又来，嘘寒问暖，有时比亲人还亲。那份情谊，也是几十年的信任，远非城市社区的邻里可比。病卧床榻的人，尤其需要亲友的关怀。

天黑渐凉，月朗星稀。门前两棵香樟树枝繁叶茂，枝干粗壮已胜我腰。一晃而过，相守相望已经三十年。父母亲也将金婚，相伴半个世纪。人生匆匆，树木或逾百年，阅尽沧桑。临别，父亲把地里收拾的青菜放车上，说下周再来吧。丫头认真地说：“爷爷奶奶多穿点衣服啊！”看着父母开心，真有点舍不得离开。